七十二家集

傅中丞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賦

黏蟬賦有序

鳴蜩賦

叩頭蟲賦

青蠅賦

蜉蝣賦

詩

孝經詩二章

論語詩二章

毛詩詩二章

卷之三

疏表

上書

彈文

秦漢司隷府校文

卷之四

序

頌

傅中丞集卷之一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申懷賦有序

余自咸寧謬爲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惘然作申懷賦

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於璵璠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群英鸞翔鳳集

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潔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俯影慙形雖自首於朔遐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謀無補於明時寒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躭榮而忘替實縶戀之有遑忍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乘懷憂慮宜深雍可南面于載勵心微微小子斯之責任貴斯之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謙爲之至情竭歡敬

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居草庶所乞
之克從永收迹於邃廬

感別賦有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賦云爾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

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稚好之齠齔
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合芬有時而發蘢顯跣足
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我我雖友載揚
厥聲降聖宰之旌招翺翔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
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
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捌玉之
夜覯猥齊景於夜光敢有覬於斯舉欣與子而
並翔天路其願自忝蘋蘩幼則同遊長則同班
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嚮答顯佐

納言先綜萬機出順景而爲偶入貫然而無餞
步虛宇以低廻想宴笑之餘順意興綿而彌緒
淚雨面而霑衣

明意賦有序

侍御史侍成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令控放以彌歲令獄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敗腎腸以爲効兮益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居周道兮如砥古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麽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埃溥萃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醻亨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鬚附蝸角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寬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𣝏足以為權舫粒粃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淼瀰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蟣蟻之崇丘未升半

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顛

喜雨賦有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苗木共燃百姓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群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燾育於二儀屢刻躬而勤政兮虔請禱於靈祇孰謂天高

其聽不遠孰謂神遠厥應孔昭絜齋致虔於茲
三朝陰鬱怫而騰起陽蒼燮而自消飛廉肅谷
風之獵獵嶽興慶雲之飀颸遂乃重陰四會
滇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
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爲灾於殷
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仰乂歷稔九七僅免斯
害猶以嘯咨爲美譚朔禱爲勛伐

患雨賦

夫何遠霤之多懷患淫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寧庶太清之壹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霤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旅穀於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洮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況人事之不平

感涼賦有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有涼以時之涼命親友曲會作賦云爾

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蒸與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捲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升凱風載揚忽聽筵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神泉賦有序

余所居庭前有湯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以過夏遊之不知歲之有著开

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旣夏而寒混混洋洋戢清戢瀾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翳葉雲覆重蔭蔽沚氣冷冷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欝欝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淒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

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旣逝司寒聊節
六合蕭條嚴霜凜冽河洛凝流太陰凝結彼澄
澄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青青
是託斯茂是殖斯榮

登埜賦有序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埜有以感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遭旻而逢罹興瓜瓞之綿緜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永保祚於螽斯傷無妄之為灾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閒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

覽登甚之哀賦詠聖賢之同情

卞和畫像賦有序

先請卞和之像者雖其事有素定見其游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至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迺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兩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

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詘之不刑執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愛自在昔誠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謐蟬

玉賦有序

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見知於卞子賵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䕃爲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

可過譬河清之難俟旣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
趾

鏡賦

順陰位於西旖採秋金之剛精熙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假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雕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覿景姱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頳黛渝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暗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

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
旣見前而慮後則秪長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
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覲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
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扇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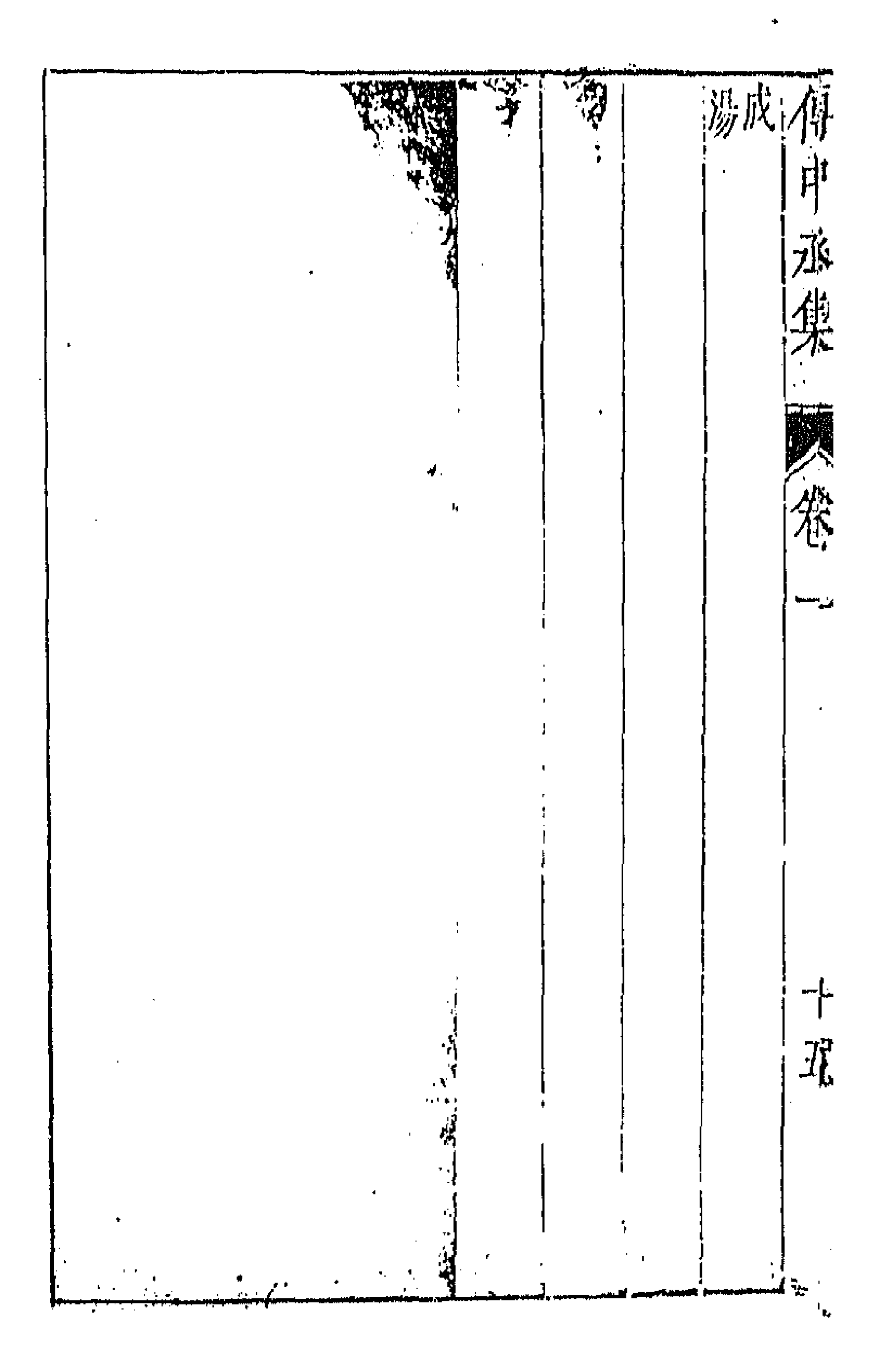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沈庶飢風之自南競清嘯而矜衿怨微飄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菲弱手纔動而儘心心取儘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志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

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憯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昔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徙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羽扇賦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旣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況鸞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淸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篾於毫縷體秸藉以輕弱佇綃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筵甫北堂書抄傳咸羽扇賦云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熱燕天而灼地沸巨海而



成湯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倘

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礙九華之妙形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文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己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群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相風賦有序

相風之賦盖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搖機插以雞毛于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也

猗猗竹竿在武之庭厥用伊然既脩且直插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汙卮賦有序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商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其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櫛賦有序

夫才治世猶櫛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燭賦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宴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棲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逝靡停晝不于常昔三接之昭晰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徙秋枕以展轉

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煒熾朱焰之熠熠
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頹景以增歎
就斯愁之可忘抗洪聲之悄悄遂命樽而設觴
爾乃延儕侶酌醇清謪：贊論古經高談既倦
引滿行盈樂欲今夕寔憩我俐

傅中丞集卷之二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關濟張燮紹和纂

賦

桑樹賦 有序

世祖昔爲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爲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侁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

遂弘茂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脩柯遠揚
洪條梢槮布繁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
蓋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
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毫芒猶帝
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明禱於斯林用獲
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
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
感於聖明步徬徨以周覽瞻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萋萋以萋萋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款冬花賦 并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禀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艷春暉既麗且殊以堅氷為膏壤吸霜雪以

自濡非天然之真貴為能彌寒暑而不渝

瓊華賦 有序

作其日新之美故稱之前庭而爲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沖粹之至淸應青春而敷蘖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蔕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而光明蓋天壤而莫儷何瓊華之足榮

芸香賦

携昵友以逍遥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兹綠蕤茂此翠莖葉及莛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蓊蔚以葱青

鳳賦 有序

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雜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

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旣和且不感聖化而來儀兮鼓箾韶於九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旣以美而賁宮兮園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覯兮忽翩翩而來庭應龍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抏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未蹤兮則瓦礫於璀璖

鸚鵡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坒坻之高松謝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聆明聆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響尋聲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有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嚮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璽悲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宇遂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趨

班鳩賦有序

余楸蔚然成林朋居無爲有時遊之頗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旣以馴擾日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爲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歡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何見飛燕之頡頏概感物而哀鳴

靡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惜逝而高翔

螢火賦有序

余嘗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而爲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
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裴乎潔貞

黏蟬賦

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

曾往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漸坐偷安而忘危
嗟悠悠之躭寵肅兹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憐兮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逝之是感兮感斯歲之我催執知命之不憂詠藻木之有擢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囘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叩頭蟲賦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挑雌者物莫之儺無咎生於惕厲悔悋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韡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儺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買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

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就關寓之得備

蜉蝣賦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脩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詩

孝經詩 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 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
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　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
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迤衎遯思我言維服盜言
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謙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理光

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　二章

惟王建國一作極　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初學作時

文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

極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

乃職以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

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熙不墉勿使能植

與同僚書

非望之寵謬加于已猥授井牀卷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驂騄聯聯初屆甫甫臣僕聊光顯赫衆目所矚斯之非稱匪榮伊辱質弱尙父受任鷹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行城式遄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在意後夫惟

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
昔目挑手出司萬一作百里牧彼朔漠服冕乘軒
六轡既均威風先邁古城肅震

贈褚武良詩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
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
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邈東夏
于征

贈崔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擲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貽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於辭古人辭讌豈不爾思

荅潘尼詩　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温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擧非所敢用而斐爛之辭良可樂也荅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志

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莛由樊仲其德克明援此瓦礫厠彼璠璵貺非其喻瞷寵若驚

潘尼答傅咸詩附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制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君子不整啾啾衆議非子不請忽
荷畀紐握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荅欒弘詩 并序

安樂令欒弘大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
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
失和於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荅之
云爾

鉅平作宰是貫是欽于旌仍招旁命晉蕃鳳
棲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部曹鉅平遐逝

厲志彌深翩翩京司清風載邈乃延群彥龍集
鳳會亦既斯降篤其有類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延不皇澤求流朝選
於衆乃予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 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兄國子祭酒王武
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
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

中武子俄而亦作二儕權得甚歡戚亦慶之
然自恨闒劣雖願其纘繼而從之未由歷試
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用捨賦詩申懷以貽之
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
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
離揚淸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
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纘繼情所希豈不
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守空坻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有能無戀尸素當
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進則無云補退
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袞之縟

失題

奕奕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 凡初學露部

零露濟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

删僳

傅中丞集卷之三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開漳張燮紹和纂

疏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

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糧食者多而親農者少
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飢饉
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悲愧不自竭以對天問
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
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
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
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
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
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

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省官省事靜事息
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駁改社表

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其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

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

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

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尙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大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大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與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

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重論立社表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答部附

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一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

其使仍舊一如魏制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欵歷年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降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屑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

惲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擧㞐內外遠近淸肅非從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於臣以闒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惧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淸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其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大保衛瓘辟含爲掾毎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朔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

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也今
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
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
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降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
敘明以哀其病耳豈其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
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
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顇銜
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肯無攀慕遂服之
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

王之喪釋除於上游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合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合今月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

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出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殷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罰含之困躓尚是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守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

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葬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

李含爲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含不應除喪咸上表理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

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咎咎不見詰轉相高
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
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
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頗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

選用不能由人不能由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開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

野稱詠不替則衆惡是歸比之爛賊孰與其循蹤

法以苟免乎

明司隸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舉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

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隷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隷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隷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隷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與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敕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

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
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
糾尚書臣之闇塞隱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
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
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
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
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
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
當有罪乎

彈文

奏彈司隸荀愷文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歿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諧媾之故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敎

傅中丞集卷之四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閩漳張爕紹和纂

牋

與汝南王牋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

敎

司隷敎

司隷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咸爲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

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順顛戴仰宸極
聽於冢宰惟天光有赧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
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非明公當
思隆替之宜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
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
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者明公有以察其惓惓
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亮輔政爲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封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爲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

襯等已數千戶縣侯理上以擬死莫不欣悅故論功等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爵勳東安封王孟李祁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繇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

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統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專宜也

殿中郎孟觀李肇構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衆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汝南王書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静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

犬吠形聲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叵聽也戚之爲人不能而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嘗有惜徑從駕爲殿下見詰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須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而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楊濟與傅咸書附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

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器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

白

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幾加貶黜還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疾可數致也

楊濟又與傅咸書附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為恒然相念杖痕不柰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為佳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將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儁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熙瑰奓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

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游並陵前而逸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爲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辯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頌

皇太子釋奠頌

烝烝皇儲俔侔丘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側禮勝事不恭企茲良晨卜近于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撤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弼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維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遺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戮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職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履其身身之不履孰有

邦震邦國君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
淮南構逆寶俾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愛貴
有在紲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
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
厥力怨及朋友無懟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愆
是用作箴惟以自勑

銘

犀鈎銘 有序

世稱駭雞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爲之銘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兼五肉[illegible]或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

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燼無隱不彰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旣侍皇帷讜言常則

附錄

傅咸傳　　唐太宗

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

之損益咸上言請正農務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二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上書匡救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

政咸言於駿謂山陵既畢當思隆替之宜司隸
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
駿咸奏愷宜加顯貶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
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
不平由是欲出咸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
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
書咸據理以荅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
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
規之亮不納會景寅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

內官咸復上書請無拘限法再爲本郡中正遣
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
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
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
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請伸咸
嚴以劉毅自儆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
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
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
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

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

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胤長子敷嗣

史臣曰長虞風格凝峻弗隳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

贊曰長虞剛簡無撓風尚

薦傳長虞牋　　晉孫楚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塵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荅傅咸

晉郭泰機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遺事

傅咸嘗有以蚍文揩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傅咸爲左丞殿中嘗火百寮莫不赴救而尚書東平王楙等不赴臺咸以楙職在機近宜先百寮就在患疾宜自扶力而宴然在外不赴警急奏免楙咸前後所彈奏辭皆深切八座以下畯急側目 王隱晉書

楊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數諫駿遂疎濟

濟謂傅咸曰若家尤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

晉書

傅咸為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集評

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 文心雕龍

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 文心雕龍

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中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 南齊書文學傳

傅咸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乃集句詩之始 詩譜